LIBRARY
SEP 27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B
128
C82 L45
1751
v.2

至聖編年世紀

卷十一

卷十二

第六冊

至聖編年世紀第六冊目錄

卷之十一

六十歲在衛　九則　聖孫伋生

六十一歲在陳　七則

六十二歲適蔡如葉　八則

卷之十二

六十三歲之陳蔡適楚反衛　三十八則

六十四歲在衛　六則

六十五歲在衛　七則

六十六歲在衛　聖夫人亓官氏卒　四則

六十七歲在衛　六則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一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仝輯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肯堂德紹
男李　思堡守臣仝校
男黃爲蒸筠圃

周敬王二十八年魯哀公三年己酉六十歲

子在衛見楊方晃年譜子曰六十而耳順見論語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杜註曼姑爲子圍父知其不

義故推齊師爲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林註蒯聵在戚而齊偕衛以圍之父子之義景公未之察也見春秋

索隱曰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據左傳已迎入矣

衛亂孔子去復之陳陳惠公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

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赦所執吏旣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期日而已成何戮之有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者惟君爾見孔叢子嘉言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愼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

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
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
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
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
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去表之
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見左傳
釋義云司鐸宮名桓僖謂二公之廟府府庫也
敬叔即南宮閱孔子弟子也周人司周書典籍
之官御書進御於君之書使待命於公宮庀具

也言具女所職而有不在者罪死景伯卽子服何宰人冡宰之屬校人掌馬者巾車掌車者脂轄以脂膏轄也肅戒也給共給也濟濡帷幕者濡帷幕於水中出而用之爲濟也鬱攸火氣也從之從火氣而爲備也蒙冒葺覆也悛次也外內各以次序象魏門闕也槐富父終生之後瀋汁也表表火道還猶環也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焉子游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

乎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毁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毁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而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見辨物

按季氏專國出於桓僖僖公二年賜友汶陽之田及費季氏始盛是以親盡而不毁災桓僖所以警三桓也蓋三家始祖慶父公子叔牙公子

季友皆魯桓公庶子故其後稱三桓焉然當此倉卒自卿以下莫不效職先典籍而後府庫無有敢僭越者足見魯邦法紀猶存使其知用孔子安見文武方策之遺不可行於今日顧乃頽焉弗振其咎誰歸桓僖之災固天也而孔子在陳之言亦足見聖心之孚於天矣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

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見左傳 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

使使召冉求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見史記孔子世家

按三家之所以得有今日者以孔子之爲司寇振之也即使用之不終不猶愈於已乎今不聽其父將死之命而聽公魚無識之論其不足以有爲可知矣○朱子云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辭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孟語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

記有異同耳然考歸與之歎似應在欲召冉求之次年又朱子云據論語則絕糧當在靈公問陳不對而行之時然考問陳在見南子之次年臨河而反夏四月靈公卒絕糧又在此後四年論語蓋撮言之耳未知是否

是年聖孫伋生

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少孔子五十九歲伯魚生伋作中庸見史記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見朱註朱子曰中庸何爲

而作也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又曰
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
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
演繹作爲此書○程子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
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
○朱子曰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
可離之意也○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右
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

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史記列傳云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韓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

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
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
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昔者魯
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子思
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
去君誰與守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費惠公
曰吾與子思則師之矣○繆公之於子思也亟
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
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

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子思以爲鼎肉
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繆公
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
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
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
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
與我友見孟子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
思曰昔者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
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

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
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
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按子
上之母子思之妾也故不盡喪禮先君子謂孔
子出母者生母也古人謂生爲出喪出母卽大
聖生母顏氏不爲伋也妻葢非正妻也孔氏不
喪出母遂自此始解者謂子上之母爲子思出
妻則自子思始者將謂後世皆出妻其誤更甚
有辨在前○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子思之母死於衛柳

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
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
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
弗行也吾何慎哉○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
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
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
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
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
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

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以上見檀弓按子思仕衛母就養子思歸祭於廟母死來赴門人謂不宜哭於廟廣衆也衆子孫之母不應哭於祖宗之廟故子思哭於他室註檀弓者謂子思之母嫁於衛之庶氏大誤已極誣聖之至已有辯載在於前○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子思之母死於衛訃於子思哭於他室此作書者欲備喪禮之一則恐人不遵特借孔氏以爲信從耳非眞有其事也夫不喪出母

哭於他室於理亦當然事則難信如果有之他書何不一言及之孔叢子專言子思子上之事而不載曾子問獨論喪祭之禮而不及可知檀弓之說並非實事而禮註誤解二千餘年以來其他誣聖者多有辨而獨孔氏三世出妻無人言之故不揣愚昧妄立一說於前以質天下後世之好學深思者不知以愚見爲然否〇子思困於宋撰中庸四十九篇今書只三十三篇子思所作中庸其載於禮記者乃其畧也餘有子

思子七卷年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歲葬於先聖墓南數十步見備考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篇善也下此以及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荅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謂之曰道

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厄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

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孟軻問堯舜文武之道可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

則人莫能借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惟志乎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知足則不累其志矣以上見居衛

子思嘗問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寃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子思問曰莫不知任賢之逸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

○子思問曰伋聞夫子正俗化民莫善於禮樂管子任法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子曰堯舜之功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管仲知足以定法非管仲而任法必亂成矣以上見記問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寡人不德嗣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欲揚先君之善爲之若何子

思荅曰伋聞舜禹于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不如公義故弗敢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君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寵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抑亦可公曰諾○穆公問于子思曰立子有常乎荅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思曰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立制垂法順之爲

貴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請父兄羣臣卜于祖廟亦權之可也以上見雜訓

問郈溫見田氏將危齊欲以邑叛適魯穆公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〇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龎欄氏子不孝何如對曰臣聞明

君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孰不化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穆公謂子思曰子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爲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或親聞之者有聞于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也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旣不然又何疑焉○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弗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

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子思居貧其友有餽之粟者受焉或獻尊酒子思弗受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伋不幸貧於財而至於困乏將恐絶先人祀是

以受粟爲周之也酒脯所以飲宴也非義也吾豈以爲戒哉以上見公儀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荅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公叔木謂申詳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詳以告曰人求親敬

於子何辱焉子思荅曰義也申詳曰請聞之荅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奈何荅曰有龍穆者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之良修實而不修名不善不為人不知已不撞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

知賢也○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霸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名譽爲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

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絡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

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
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
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
君○衛君問曰寡人之政何如子思對曰無非
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此也曰希旨容媚
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疏之孰肯舍所以見親
而取其疏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
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寡人之過也
今知改矣○衛君曰聖道大而難明吾所能也

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君子明于死生之分通于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于志也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衛君曰善○齊王戮其臣謂子思曰適觸吾忿故戮之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塟枯骨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天下稱暴今君因忿遷戮不幸以為無傷于義非臣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請改之○衛公子交饋

馬四乘于子思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衣量腹以食粟且朝夕受酒脯及祭膰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公子曰交已言于君矣答曰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受將去魯君曰天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曾申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其

孰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于人抗志則不愧于道○子思居衛衛人釣于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衛君言而羣臣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爲君不君臣不臣也公邱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

之猶卻衆謀况和非以長乎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君出言而卿大夫莫敢非卿大夫言而士庶莫敢非賢之則有福矯之則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乎○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

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之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爲善孳孳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己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柰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理鄰國其興也勃矣○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

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志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廷矣臣又安得爲君操竿下鉤以傷守節之士乎○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步玉趾而慰存之願

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其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雖然願聞所以爲賢者對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非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

稱李音稱其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
聖康叔大賢揆厥伊始不以農事開國乎臣固
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黙然以上見抗志按孔
叢子世傳孔子九世孫鮒撰而朱子以謂不類
西京李熑疑爲子豐季彥所集因節取焉〇子
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
外也〇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
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
壅怨己之謂通也知所悔壅也遂所誤遂所誤

子在陳（見楊方晃年譜）六月辛丑亳社災杜註云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林註云亡國之社有屋使不得上通於天故災（見春秋）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見論語）

魯有二社一周社本朝之社王爲羣姓所立大社也一殷社武王頒之諸侯以戒亡國白虎通所謂必有誡社也郊特牲曰社之有樹以表功

也周官司社樹之各以土宜尚書外傳大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則三木又交用之商書甘誓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也陽主生故賞於祖右陰也陰主殺故戮於社宰我戰栗之對或卽附會於此然賞祖戮社三代皆然不獨周也如以栗取義周則合矣彼夏殷又何以稱宰我言語之科其對如此况其他乎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旣服

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見曲禮子貢問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孔子曰始死則矣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見曲禮子夏問

巫馬期與子路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脂車百乘觴於邱上子路謂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期喟然仰天而嘆闔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

溝壑子不知予與窺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子路以告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耶使汝願者（見韓詩外傳）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見論語）

按史記世家繫此於兩年不能無失惟綱目書此年爲近是也索隱曰此系家再有歸與之辭者前辭出孟子此辭見論語蓋止是一稱歸與

二書各記之史記前後再引亦失之也○闕里志年譜載六十一歲自陳適蔡遂適衛考適蔡在次年自蔡入葉亦非適衛也歷聘紀年亦云自陳適蔡均不能無誤

周敬王三十年魯哀公五年辛亥六十二歲

子自陳適蔡自蔡如葉復去葉反蔡見歷聘紀年孔子如蔡及葉見史記孔子世家

蔡國名周文王第十四子叔度封此故稱蔡叔周公誅管叔而放蔡叔其子蔡仲率德改行成

王復封於蔡今河南汝寧府北四十五里上蔡
縣是也適蔡在蔡成侯二年即魯哀公五年則
學統以此爲六十一歲非矣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宮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
跳齊侯大怪之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
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眉而跳且
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
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
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惟齊有備不敗景公曰

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見辨政

秋九月齊景公薨孔子自蔡入葉徐廣曰哀公五年也葉楚縣名古應子國春秋爲沈諸梁邑今河南南陽府裕州北一百二十里葉縣前編曰孔子至葉即至楚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葉公問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呂氏春秋曰楚有直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

執而欲誅之直躬者請代將誅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而舍之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不如無信之爲愈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以上見論語

余讀莊子葉公子高好畫龍天龍聞而下窺葉

公遶走天龍笑曰子非好眞龍好似龍者也茲之問必有目孔子爲天龍而不敢偪視者卽子路亦不能言天龍之變化也故夫子以巳之孜孜下學絶無奇異者告之嗚呼春秋之世好似龍者獨子高巳哉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事在昭王二十六年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

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寖衰其志欲與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違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

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如予之實也見孔叢子記義

前編曰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然既去魯矣以衛靈無道而居衛以陳國歲有吳師而在陳以蔡侯死於盜國遷於吳民分於楚而如蔡不幾乎居亂入危歟夫聖人盛德無施不可使

二三君者委國聽之則衛可正陳可強蔡可守
也而皆不能可不惜哉雖然夫子之在衛也以
靈公致粟有際可之禮而又有蘧伯玉以爲主
當在陳也以陳侯能從陵陽之諫而又有司城
貞子以爲主故二國留行時楚昭之賢聞於諸
侯其如蔡蓋爲如楚也
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
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使使問於
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

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見致思

按萍實之得童謠何以如是之眞意者童其神物耶抑有所憑耶然其名形色味即云得之謠詞而食之吉祥惟霸之兆殆至誠如神而前知者耶○闕里志年譜載六十二歲在衛佛肸召

子欲往子路不悅會簡子使人來聘至河而返
作鄹操是五十九歲事已載在前按史記於是
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
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是時陳
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
圍之且據論語當去衛適陳之時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一終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二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新安古歙黄　晟曉峰　仝輯
男李　肯堂德紹
　　　思堡守臣仝校
男黄爲棻筠圃

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壬子六十三歳

子留蔡聞楚昭王聘之陳蔡大夫發徒圍於野適楚不用反衛見歷聘紀年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

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見史記孔子世家是歲吳伐陳楚救陳使人來聘陳蔡圍之昭王興師來迎將欲封以書社子西沮之自楚反衛見闕里志年譜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見論語

按史記以此為陳蔡被圍子貢色作因有此語

孚遠曰陳蔡被圍載此數語文情不貫所見最是因移於此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

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見左傳楚昭王知子在
蔡使使以金幣聘宰予冉有喜曰夫子之道行矣
因請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
由之賢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善天下
者也然使世無文王雖有太公誰能識之乃作歌
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
兮欲何之名其歌爲楚聘歌見孔叢子楚昭王聘孔子
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
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又久留陳蔡

之間諸大夫所設施皆不當意今楚大國來聘使其用楚則陳蔡用事危矣於是發徒圍夫子於野不得行（見在厄）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朱註云蓋爲慍見而發也（見論語）孔子厄於陳蔡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弦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

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
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爲善者
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
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
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
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
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
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
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

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
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
也是以齊小白之有霸心生於莒晉重耳之有霸
心生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
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
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
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爲
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

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嘆曰有道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見在孔子厄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餧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戚

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誓見困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賫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卽何稱於

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郎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見在厄）孔子厄於陳蔡夜有甲士入與弟子戰於庭夫子熟

視之曰刺其脅則丈餘巨魚也弟子遂割而烹之見列國志孔子厄於陳弦歌於館中夜有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於庭仆於地乃大鯷魚也鯷鮎也子曰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及草木久者皆神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皆爲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見搜神記孔子窮於陳蔡絃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絶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囘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其抱仁義以遭亂世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疚臨難而不悔天寒霜降吾以知松栢之茂也孔子削然反琴而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道德於此則窮

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於邱首見莊子讓王孔子窮於陳蔡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商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

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智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耶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

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

者虧孰能法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損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以上見莊子山木

按聖人如元氣渾淪萬籟醞釀於其中而不覺固不爲水清魚避之舉而亦豈爲和光同塵之行山木之言殆亦非知聖之言也只此一事家

語三見莊子又三見皆是借題發議讀者宜知所取衷焉

夫子適陳中途絕糧行見二女採於桑間夫子之徒言曰東邊㚟㚟北邊平女郎答曰夫子絕糧今在陳九曲連珠穿不得回來問我採桑人夫子聞之若爲弗知也者而過之既至陳有外國進九曲珠者珠勢若之字形無能穿者王使人問孔子乃使子路問桑間女女教之置蜜珠孔火炙香發以絲繫螘足螘尋蜜香引絲而入即穿之矣以是夫

子得重於陳使子路謝女求之已失其處子路曰此亦非常女也見三才廣記

按陳蔡圍解即隨楚師出境安得復以穿珠細事周旋陳主且曰以是夫子得重於陳更覺荒謬聖人豈藉是以重於當時哉即所聯句亦栢梁以後方有此體則知後人之附會其說耳

孔子之楚有獻魚者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市遠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命使弟子掃地將祭之弟子曰人將棄之而夫

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受聖人之饋可無祭乎見說苑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辨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體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辨不能舉也名若

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見莊子徐無鬼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

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惠（一作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見莊子人間世）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見論語）

按此語並見於莊子然只以論語爲主史記敘
入自楚反衛之時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
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
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什一累
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
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獨蜩翼
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
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

丈人之謂乎見莊子達生　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也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某之著於已也知某之適楚也以某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某爲妄人也夫若然者其於妄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親之其室虛

矣見莊子則陽

蟻邱地名漿賣漿者臣妾家衆極屋脊升屋望人也稯稯紛紛也沉不在水而在陸喻其隱於市廛也宜僚姓熊居於市南楚勇士也能弄丸鈴常八個在空一個在手白公作亂使人召僚不應脇以劍弄丸如故後白公殺子西而難不及僚其人必自守而不慕人爵故夫子以律是人王鳳州又云楚與宋戰僚披胸受刃於軍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遂勝之亦異矣哉

孔子至楚見楚昭王於城父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於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師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見史記孔子世家

薛應旂曰子西辭子常之請而遜位相昭王之弱而定國知夫差之侈而必敗亦可謂荆楚之嘉公子矣乃卒沮書社之封召白公之亂謂之何哉

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

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
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
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
常可矣見左傳

郭璞註山海經岷山大江所出崍山南江所出
崌山北江所出徐鉉註說文江出岷山至楚都
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潤州名北

江入海蓋三江皆發源於蜀潯陽九道一白江二蜯江三烏江四嘉靡江五畎江六源江七廩江八提江九菌江春秋爲吳楚地漾水出隴西栢道東至武都爲漢徐廣曰雎水在彭城靈璧縣東入泗至於漳水按一統志其源有二一出山西潞州長子縣名濁漳一出平定州樂平縣名清漳二源俱入漳德府境合流入衛河南去河三四百里河非楚望不知漳何以亦爲楚望弟子曾參年十七其父點遣至楚受學孔子參在

楚無時不問安親之道也見學統曾子從仲尼在楚

心動問母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

精感萬里見搜神記楚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

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

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

楚也見說苑

是年秋七月昭王薨於城父孔子於是自楚反

衛

夫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

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謂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

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
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
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
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
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
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儀法度不矜於同而矜
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儀法度其猶查梨橘柚
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儀法度者應時而
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

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也惜乎而夫子其窮哉見莊子天運

芻狗結草爲狗祭以解厭也衍笥也蘇者取草之人眯塵秕迷視也○邱兆麟曰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旣已解之則無無夢矣無夢而芻狗猶以解厭爲事不得夢以使之則不

安而眯人也蘄求也查似梨而酸柚似橙而味酢皮苦又江南曰橘江北曰枳小者曰橘大者曰柚橘柚二樹相似凌冬不凋四者人皆美之味各不同以喻皇帝不同禮樂○按莊子此語其論人情確不可易至欲使聖人隨俗俯仰而譏其陸地推舟不知因時制宜孰有如我夫子觀其初爲司寇人皆謗之及其政化大行則又從而頌之然則人與聖人之道果如猨狙之於周公哉大聖作用非小人可與謀始而亦豈他

人所能深識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淸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見孟子

時行歷荊南漢水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在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水是也卽漢水隨地而易名者又輿圖考滄浪淵在今兗州府東南二百六十里嶧縣春秋屬鄫子國卽孺子歌處未知孰是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爾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夫子至楚蔡界迷津於野史記序此問答於陳

蔡被圍之前楊方晃作在自楚反衛之時○長沮長往不返也傑溺深溺不出也二人皆隱而自匿其姓名者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黃城山俗名菜山有聖賢塚墓記即長沮傑溺耦耕之所下有東流即子路問津處也○薛敬軒曰孔子周流四方豈不如沮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衰世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以上見論語

按孔子所遇非強暴即隱士春秋之天下可知

矣然而窮途蹙蹙固未有高風古道如葉丈人者也惜不仕數語徒留空谷之音耳雖然予蓋至今猶慕丈人也此蓋過葉歷蔡復反乎衛爲三至衛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以賵之子貢曰於所識之喪不能有所賵賵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見曲禮）

子貢問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

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見論語

公孫朝所問蓋謂羵羊商羊防骨萍實之類前編云考陳世家楚昭王之卒年壬子孔子自楚歸陳非反衛也考衛世家至齊殺悼公之年丙辰孔子始自陳反衛○按陳蔡之厄卽在壬子其無禮於孔子至矣豈有復至其國之理至於衛雖非有道之邦而有伯玉輩在又其弟子多

爲衞人故雖不仕衞而久於其地其反無傷也
何者居陳三歲而道不行今復至其國而又四
年恐無其事況考歷聘紀年亦謂孔子六十三
歲適楚不用反衞留衞又五年而反魯論語殆
本衞世家耳

孔子適衞衞使見客客去顏淵問曰客仁也乎子
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卽吾不知也顏淵蹙然
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
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氣夫形體之包

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温瑩良在其中則眉睫見之矣疵瑕在其中亦不能匿也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言有諸中者必形諸外也（見韓詩外傳）子如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獄子曰非公甫不能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見尚書大傳）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無罪者恥何乎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

以刑猶弗勝何禮之禮曰以禮齊民譬之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見刑論

闕里志年譜載六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此六十歲事孔子自陳如蔡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又問孔子於子路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楚王渡江一物觸舟

使使來問子曰此萍實也俱六十二歲事時齊有一足之鳥齊侯怪之使使問孔子此五十八歲在陳時事俱已載在前矣

周敬王三十二年魯哀公七年癸丑六十四歲

子在衛見歷聘紀年衛出公輒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知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

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耳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見孔叢子記義註

夏公會吳於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

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

爲無能爲也見左傳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見論語孟子曰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見孟子

按衛侯輒致公養焉朱註云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卽輒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見論語

按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魯有典章衛多人

士此孔子所懸勤致念者今衛出公以子而拒父魯桓公以弟而簒兄魯季氏逐君而專魯衛林父逆君而入衛是衛無父子魯無君臣卒之哀公生於郲而死於越出公奔宋而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不足以有爲可知矣孔子之發此歎也殆亦黃農不作我將安歸之意與

周敬王三十三年魯哀公八年甲寅六十五歲

子在衛見紀年歷聘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

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

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巳之德美矣汝速巳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以上見致思）

按蒲人嘗止夫子其男子有死之心其婦人有守西河之志夫子之知蒲稔矣子路之問欲知審所治也以勇制勇則相左矣然子路志在行仁而與民簞食壺漿所關甚細其見理未眞不入於驩虞卽近於陰行夫子所以愼疑似而謹毫末也

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齊人乘之執新築大夫仲
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
叔于奚于辭請曲懸之樂繁纓以朝許之書在三
官子路仕衛見其政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
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
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
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
則國家從之不可止已見正論是年曾召冉求子貢
送之日必使召夫子見史記孔子世家荊公子行年十五

而攝荊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兩二十五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荊乎見六本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見論語

周敬王三十四年魯哀公九年乙卯六十六歲

子在衛聖夫人亓官氏卒見歷聘紀年孔子在衛昧旦晨與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也知此

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而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見家語顏回）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葬乎足以爲法也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

返而虞哉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見曲禮子貢問孔子遊於隅山見取薪而哭者長梓上有孤鶊乃承而歌之曰宛彼鳴鶊在巖山之陰名曰孤鶊歌見類要

鶊比翼鳥似鳬青赤色爾雅云南方有比翼鳥不比不飛名曰鶊鶊今曰孤失其比也薪者之哭母亦失其比耶夫子歌此豈亦有所感與歌辭疑亦有缺學統繫聖夫人卒於孔子六十七歲亦誤也

周敬王三十五年魯哀公十年丙辰六十七歲

子在衛伯魚母死期而猶哭見歷聘紀年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見史記孔子世家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

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見論語

按論語朱註云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綱目序此於敬王三十五年則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在六十七歲無疑而楊方晃年譜序在六十四歲是敬王三十二年哀公七年矣不亦誤乎〇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

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作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又按綱目書此年孔子自陳復反衛疑誤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

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見論語

按曾子聞一貫時纔二十一歲往楚受學孔子時纔十有七歲至孔子沒時纔二十七歲考家語蓋少孔子四十五歲耳則莫謂眞積力久有幾十年工夫也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寛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而斷矣比去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

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見辯政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見曲禮子貢問

按古者父在爲母期既葬則卒哭大夫三月而

葬期而猶哭故曰甚非謂其不當哭也亦非謂其期可無哭也家語其甚也下有非禮也句較檀弓爲明切蓋夫子之意謂其過於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亦非竟不思母而遂除其哭恐拂父意但心自悲哀除其慟哭不敢使聞耳乃註禮者以爲出母無禫伯魚夫子爲後之子期可無哭亦誤甚矣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追封文宣王父爲魯國公母爲魯國太夫人聖配亓官氏爲鄆國夫人如果出豈有追封之典此皆由

於孔氏三世出妻之一言誤之也夫三世出妻之語他無所見唯見於家語後序然據後序云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至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今考宋時卽追封爲魯國太夫人則叔梁紇出妻之說一誤也況施氏生九女無子乃求婚於顏氏聖母生孔子三歲聖父叔梁紇卒葬於防山至孔子二十四歲聖母顏夫人卒合葬於防山則叔梁紇出妻之說又一誤也卽云施氏已生九女豈不能養母卽其

妾已生孟皮亦無出之理是叔梁紇出妻之說又一誤也乃若聖配亓官氏聖人十九歲而娶六十六歲而卒闕里志年譜及歷聘紀年載之甚明而禮記檀弓註云出母無禫期可無哭則更誤矣況三世出妻止云叔梁紇伯魚子思若依此註并孔子而亦出妻且不止三世矣豈不更謬乎故讀書者不可徒信古人之成說而不深究其理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信然哉由此推之則不特叔梁紇之出妻不可信卽

子上之母死而謂孔氏不喪出母子思之母死於衞而子思哭於他室檀弓之文本不如此解而註禮者誤註爲出母悞注爲嫁于衞之庶氏則以誤傳誤然考之家語孔氏諸書並無其說則後人不察遂有疑夫子之言伯魚之除者而不知伯魚天性純篤過慼則哀雖期猶哭聖人人倫之至不使過過情聞哭則問所謂先王制禮過者俯而就不至者跂而及是以子路有姊之喪可除而弗除夫子以先王之禮教之聞而除

之此過者俯而就之也宰予欲爲期之喪子曰予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此不至者跂而及之也總之聖人之道無過不及後人不以此體道而徒以一偏之見妄生疑議多見其不知量也不揣愚陋妄作一辨附載於前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二終